



新人新作選

第二集



# 新人新作选

第二集

小说速写

中国作家协会  
中国戏剧家协会编  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封面設計：張 野

新人新作选(二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1794 字数279,000 开本 $850 \times 1168$ 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 $12\frac{1}{2}$  插页2

1965年9月北京第1版 196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印数1—20000册

定价(3)1.15元

統一書號：10019·1794

定 价： 1.15 元

## 目 次

### 小 說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錘与獅 .....     | 蕭 木 ( 1 )   |
| 目标 .....      | 陈继光 ( 11 )  |
| 万紫千紅才是春 ..... | 李德复 ( 24 )  |
| 駿馬飞驰 .....    | 王慧芹 ( 38 )  |
| 钟声 .....      | 陈桂珍 ( 53 )  |
| 淬了火的人 .....   | 火 笛 ( 64 )  |
| 紅姑 .....      | 胡宝华 ( 82 )  |
| 铁臂姑娘 .....    | 唐殿元 ( 94 )  |
| 巡綫工 .....     | 刘安琪 ( 108 ) |
| 家 .....       | 韓統良 ( 126 ) |
| 時間 .....      | 焦祖尧 ( 132 ) |
| 閃閃发光的渦輪 ..... | 常学传 ( 150 ) |
| 在任主任身边 .....  | 馬占俊 ( 159 ) |
| 老猎人的見证 .....  | 邓 普 ( 169 ) |
| “儿童团长” .....  | 张 恒 ( 199 ) |
| 爱子之心 .....    | 黃飞卿 ( 208 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六封信 .....     | 刘国华 (218)  |
| 黑掌柜 .....     | 郭澄清 (230)  |
| 蝶恋花 .....     | 张 峻 (240)  |
| “老粮秣”新事 ..... | 孙健忠 (249)  |
| 初航 .....      | 周嘉俊 (262)  |
| 聚鲸洋 .....     | 王家斌 (271)  |
| 女兽医 .....     | 楊友德 (298)  |
| 摔跤 .....      | 普 飞 (317)  |
| 在起点上 .....    | 扎拉嘎胡 (324) |

## 速 写

### 毛主席刘主席暢游十三陵水庫

.....《体育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記者 (339)

实心芭蕉 .....

郭明孝 (342)

第十期小报 .....

叶 楠 (346)

荷塘蛙声 .....

黃浪华 (350)

紅灯 .....

张发良 (353)

誰的功夫硬 .....

张 虎 (357)

“丰足”牌火柴 .....

小 蕾 (361)

頂天立地 .....

孙 耀 (364)

老姐妹倆 .....

沙丙德 (369)

走大寨之路 .....

康后元 (373)

伐木者的胸襟 .....

屈兴歧 (378)

沙枣成行 .....

奎 曾 (382)

枣 .....

李 子 (389)

三姐妹进山 .....

謝逢松 (393)

## 錘 与 獅

上海 蕭 木

厂长室里紫紅色的布沙发上，坐着我們的黑人兄弟本·曼特。他的两眼注視着茶几上的一盆金絲菊，心神集中在这样一个問題上：哦，这位将要会面的中国老工人李宝奎师傅，究竟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？客人的思想是那样专注，以至他手上的紙烟已自燃了长长一段烟灰。

装着弹簧的門被輕輕地推开了，刘厂长領进一个人来，介紹說：“本·曼特先生，他就是李宝奎师傅。”

客人陡然站立起来，上上下下打量了这位想望已久的中国工人：他头发已經花白，留着冲頂，中等身材，微微发胖；下眼皮有点下垂，嘴唇上下散着稀稀朗朗几根鬍鬚，含着慈祥的微笑。除了两撮特別深濃的眉毛平添三分威气以外，其余都同本·曼特在进入我們祖国所看到的那些老年人一样，朴实、和順、热情。这有点出乎客人的意料，但他毫不犹豫，立即扑上去，紧紧地拥抱宝奎师傅，大声地、急促地、激动地在宝奎师傅耳朵边說了一大段話：

“啊！可看到你啦！亲爱的李宝奎师傅，你知道我和我的弟兄多么想念你呀！弟兄們囑咐我，無論如何要来看看你。看看你那充滿着智慧的眼睛，是怎样一下看到了你的黑人弟兄要求革命的心，看看你那富有神奇魔力的手，是怎样为你的黑人弟兄

創造了这件伟大的艺术品！亲爱的李宝奎师傅，你知道‘中国的雄獅’，不，不，是你为你的黑人弟兄塑造的真正的非洲的雄獅，給我們带来多大的鼓舞啊！我們每次看到这件杰出的艺术品，就会想起伟大的中国兄弟，也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。”

客人突然把話頓住了，做了个表示歉意的动作，說：“对不起，我，太激动了……”然后扶着宝奎师傅，一起坐到旁边一张双人布沙发上。

客人拉着宝奎师傅的手，說道：

“我的長輩，應該是你先談。請你告訴我，你是用什么創造这样伟大的艺术品的？”

宝奎师傅沒有回答，他从褲袋里摸出一个小鋼錘，錘头圓而細，柄长一尺多，是白楊木做的；由于用的年代久了，整个鋼錘都亮光閃閃。

客人惊愕地問：“就凭这一个？”

宝奎师傅一手捫着胸口：

“不，还有。还有我这顆心，中国工人階級的心。”

两年前的某一天，宝奎师傅所工作的这家金銀首飾制品厂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：为我国出国代表团制作一件礼品，贈送給正在斗争中的非洲人民。礼品規定为一只白銀做的雄獅。

厂党委对这项特殊的生产任务专门作了研究，确定交給一位已有四十五年工龄的李宝奎师傅去完成，并責成党委委员、厂长刘常德同志具体負責。刘厂长沒有立即通知宝奎师傅，却叫秘书同志买了两张电影票，当天晚上陪着宝奎师傅去看新近上映的电影《黑非洲在怒吼》。从电影院出来，两人都沒有說話。刘厂长一直送老师傅到家門口，扶着他跨上台阶，說：

“早点休息吧，宝奎师傅。”

宝奎师傅没有马上进家门，突然用颤抖的声音说：

“老刘，你说吧，我能为黑人弟兄，为他们的革命，干点什么呢？”

刘厂长嘴角动了动，没有说。

“你一定要说，要说！”

刘厂长是理解这位老工人的心思的。十年前，当他背着铺盖，带着“五反”工作队，跨进这家由一个“五毒”俱全的不法资本家开办的工厂大门的时候，第一个向他来反映情况的，便是这位老积极分子。今天晚上，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，他是无法安睡的；那么告诉他呢？结果也一样会睡不着，不过自然心情会有不同。刘厂长想了想，最后郑重地说出了厂党委的决定。

第二天，并不见宝奎师傅有什么行动。第三天，第四天，也照旧只见宝奎师傅闷着头起劲地干他的老生活。但在这三天里，同行业工人兄弟的来信倒收到了一大叠。“宝奎师傅，我们为金银首饰工人争得了光荣，希望拿出你的全套手艺来！”“请你千万别忘记在你的作品中，也带上我们的一份心意，向在艰苦奋斗中的黑人兄弟致敬！”……

星期天的早晨，刘厂长带着这一摞热情洋溢的来信，登门拜访宝奎师傅。刚把门推开，就听得一阵阵响亮的有节奏的金属撞击声，从后堂传出来。刘厂长很奇怪，便轻轻地又快步地走了进去。一看，不觉呆住了！已经是深秋时节，宝奎师傅只穿了件汗背心，挥着一个十二磅大铁锤（这种大铁锤首饰工人一般是不用的），锤锤打在一根有杯口粗的半截已埋在土里的铁杆子上。铁锤在他的左右飞划着弧形，连连发出呼呼的风声。突然，风声歇了，铁锤停了，宝奎师傅急急忙忙坐到旁边一张竹椅上，戴上

老光眼鏡，攔起右腿，從椅子旁的針綫筐里拿起一個綉花綢，竭力地控制着顫抖着的手，一針一綫地綉起花來……

劉廠長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想上去問一問吧，看看老師傅綉得那樣頂真，實在有點不忍心。正在这時，寶奎師傅的老妻端着一盤早点出來了。她大概正要對丈夫發些“牢騷”，看到有客人在旁，便轉而輕輕地對劉廠長說：“你看看，這個老花俏！人家說，八十歲學吹打，他是六十歲學起綉花來了！你還不知道，這兩天他天不亮就起來叮叮當當練武功，鬧得六神不安。我說你想考武狀元吧？也不拿鏡子照照自己的頭髮……”

寶奎師傅抬頭看到劉廠長，感到有些難為情，連忙放下綉花綢，掩飾地說：“我想練點功夫，做起来手勢順些。”

劉廠長很有興趣地問：“老輩手工藝人的功夫都是這樣練的？”

寶奎師傅苦笑一聲說：“這是我胡思亂想想出來的一個笨辦法，取它兩點意思：一是有力，二是精細。”停了一會，他忽而語調變得很沉重地說：“老劉同志，不瞞你說，榔頭柄已經拿了几十年了，我從來沒有象這次這樣担過心。在舊社會里，為了混口飯吃，我做過各式各樣的金銀獅子，可那是什麼獅子呀！搭着耳朵，哈着嘴巴，倒活象一只百依百順的哈叭狗！有錢有勢的人，只圖討個吉慶，根本不講究什麼藝術。可這一次，大不相同啦！這一次我拿出什麼樣子的獅子來，才配得上非洲兄弟革命鬥爭那種氣勢呢？”

劉廠長不禁一怔：聽，我們的“老積極分子”提出了多么重要的問題啊！他一時無法回答，但他相信寶奎師傅自己會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的，現在急需要找到的是一把心靈的鑰匙，有了它，就可以打開蘊藏着無窮的智慧和創造力的閘門。

過了一天，劉廠長走進廠史陳列室，他忽然在一件小小的陳

列品前呆住了！那是玻璃柜內紅綢緞面上放着的一把鋼錘：錘頭圓而細，柄長一尺多，是白楊木做的；由於用的年代久了，整個鋼錘都亮光閃閃。十年前，在一次“五反”的動員大會上，寶奎師傅就是拿着這把鋼錘，講述了自己的生活鬥爭歷史，控訴了不法資本家的罪惡。劉廠長控制着自己的激情，雙手捧出鋼錘，急急匆匆地去找寶奎師傅。

寶奎師傅的工作台上，放着一疊同行業工人兄弟寄來的信，信上打了不少紅杠，大概寶奎師傅已作了細心的研究。這時候，他正在設計各種各樣的雄獅的形象，有佇立的，有急奔的，有回頭怒吼的，有騰空而起的……但看來，還沒有一種叫他滿意。

劉廠長鄭重地遞上那把小鋼錘，說：“寶奎師傅，你還記得它嗎？”

老師傅右手扶着老花眼鏡，抬起頭來一看，不禁一怔，說：“記得，哪能不記得！……”

劉廠長意味深長地說：“我想，你這次最好要用這個錘子做。”

寶奎師傅眼前豁然一亮，激動地連連點頭。他小心地接過鋼錘，輕輕地撫摸着。多麼熟悉的鋼錘呀！他第一次拿這個鋼錘的年齡，換在今天，正是戴紅領巾的時候：十一歲。那年他的故鄉蘇北又遭了災，他不得已離井背鄉到上海他嫡親娘舅開的一個金銀作坊來學生意。寶奎師傅小時候是個犟頭犟腦的人，有時並不那麼馴服，娘舅就要執行“廠規”：取下掛在牆上的一根紅木條，輕則打手心，重則打屁股。有一次，張老板承製了偽民政局長一對討第三房姨太太用的銀杯，這回是他自己做的，做好了，叫寶奎送去。對方一稱，發覺少了一兩銀子，當天趕上門來責問。張老板連忙低頭哈腰招待局長大人坐下，轉身朝寶奎大

喝一声，一把攥住耳朵，拖来就打，打得嘴血直流，取下“厂规”，再打屁股。一边打，一边骂：“世界上有你这种毫无良心的贼胚！我供你养你，你倒好大胆，竟敢偷局长大人的银子！我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……”突然“啪嗒”一声，“厂规”打断了，张老板狠狠往地上一丢，又从长衫袋里掏出了十个铜板，丢给宝奎：“快去买两根藤条来，要结实一点！”小小的宝奎既不哭一句，也不哼一声，两眼喷射着怒火，紧紧地盯着张老板——这个嫡亲的娘舅。停了一会，他拿了十个铜板，挣扎着站起来，默默地走了出去……

当天傍晚，张老板叫阿奎烧饭时，却不见了阿奎。在阿奎睡的稻草堆里，留着一张纸条：“我走了，带走了一个小钢锤。我做牛做马做了五年，一个小钢锤总归值吧？”第二天，张老板在《新闻报》上登了一则声明：“本号向来忠诚为社会各界服务，有口皆碑。近因歹徒混入本号，致为某大人承制银杯发生份量短少之事情，实为不幸。现已加倍赔偿，并将歹徒开除……”

十年以后，张老板已拥有一个大厂和两个作坊，一跃而为金银制作界的头面人物。但他并不满足，还想插足到证券交易市场上去抢地盘。为此，他正在尽心尽力拍一个美国人的马屁。这个美国人亨利，是上海滩上一群流氓的头脑。他装作风雅，爱好东方艺术。有一次，他听说上海有个手艺特别高超的金银制作工人，制作的花卉和真的相比，只差没有香气；只要你同他见上一面，他立刻就可以把你的面形打出来。至于他打的狮子，传说更多啦，有人说，狮子的眼睛不但能转动，还会流泪。此人姓李，被称为“江南李活狮”。这个美国人要张老板送他一件“李活狮”的作品，张老板自然一口答应，一打听，原来“李活狮”不是别人，正是被他称作“歹徒”开除了的外甥李宝奎。张老板第一次派人

去叫，第二次备函去請，第三次亲自上門去求，外甥短外甥长，甜言蜜語說了一大籮，但这位血气方刚的外甥，硬是不卖情面。过了三天，宝奎忽又答应了。喜出望外的张老板，連忙登門道謝，一遍又一遍嘮叨着打成以后的謝礼。

交貨的期約是十天。最后一天的下午，宝奎师傅拎了个紅綢包，到张老板門上去送貨。张老板正在同那个“洋流氓”一道喝酒，宝奎师傅一進門，他立即迎上来喜出望外地說：“呵，阿奎，你来啦！我說亨利先生，他不光是个妙手，还是一位快手呢！”那个美国人站了起来，略略地点了点头，然后眉开眼笑地解散了綠絲帶，揭开了紅綢包，突然怪叫一声，睜圓了眼睛，气呼呼地直盯住送獅子来的人；张老板回头一看，原来那紅綢包中的獅子，并不象常見的那样討人喜欢，它騰空而起，迎面扑来，两眼圓睜，放射着复仇的怒火！张老板后退一步，看到年輕的宝奎正含着輕蔑的笑，在一旁站着。这个一心向上爬的資本家勃然怒火中燒，冷不防从宝奎手中夺过那个小鋼錘，便沒头沒脑地打去。年輕人倒了……张老板还不甘心，又串通了同行业，誰也不再收留宝奎。从此这个学得了一身絕技的手艺人，只好在黃浦碼頭上扛点零活，垃圾箱里拾点破烂来过日子，这样一直熬到上海解放。

宝奎师傅輕輕地撫摸着那小鋼錘，象撫摸着自己的歷經滄桑的心。他低沉而緩慢地对刘厂长說：

“老刘同志啊！你那年在‘五反’大会上讲的話，点破了我心里的难题，你說我們看問題要有階級观点，階級立場，不光是为个人出口冤气。這話，我一生一世不会忘記。早先我总是想不通：我的这个娘舅的良心究竟是什么东西做的呢？世界上难道有这样刁猾毒辣的东西嗎？”

刘厂长顺着势头回答说：“有的，这就是剥削阶级的坏良心。艾森豪威尔是这样，肯尼迪是这样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，那些残酷地压榨非洲黑人弟兄的殖民主义强盗也是这样！”

“那么说，不光是我们国家受过苦的工人兄弟是一个命运，一个心眼，一个奔头；全世界所有受压迫、受剥削的弟兄也是一个命运，一个心眼，一个奔头？”

刘厂长兴奋地说：“对呀，对呀！这就是说，我们支援黑人兄弟的革命斗争，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！”

宝奎师傅点着头，沉思着：全世界所有受压迫的弟兄……一个心眼，……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……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的闸门终于打开了，这个老工人的几十年斗争生活的丰富经验，和他对远方阶级弟兄革命斗争的满腔热情，汇成一股激流，在脑海中滚滚翻腾，翻腾……黄昏，随着滚滚的心潮，他仿佛来到了一个灯火辉煌的世界，一个红星端庄地挂在中央，三十二朵葵花围在四周，金灿灿，银闪闪，豪光万道。啊！他想起来了，这原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人民大会堂大厅中央的葵花灯，那三十二朵贴金的葵花，还是他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，亲手做又亲手装上去的呢！他低头一看，啊，在葵花灯的照耀下，人山人海，向着会堂涌来。人们肤色不同，语言不同，装束不同，但喊着同一口号：“团结，革命！团结，革命！”喊声如同雷鸣海啸！宝奎师傅自己也置身在这一伟大的潮流中，在欢呼，在前进……但是，当他再睁开眼睛来看时，面前是一张书桌，一只台灯，一口老式的时鸣钟，时针正好指着十二点。

一个形象的构思，在宝奎师傅的脑海中已经完全成熟。他是那样兴奋，霍地从床上坐起来，轻轻唱起了《社会主义好》。后来想到屋里还睡着老妻，才连忙住口。他想了想，立即从口袋里

摸出了一段又粗又濃的鉛筆，写了張紙条：

老同志：有一件很要紧很要紧的事体要办，我把鋪盖搬到厂里去住，大約要半个月。

在这半个月里，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吸引了多少人的关注啊！兄弟厂的同志们派代表来探問，本厂的工人们一有空就想来看，但又怕扰乱老师傅的情绪，一走进工作室便都輕手輕脚，有的就站在窗外，踮起脚来望望。

终于，在半个月以后的一天早上，东方的紅太阳当着这间小小的工作室临窗升起的时候，这件傾注着中国工人阶级心意的非同寻常的艺术品出世了！在金色的雄伟的山崗上，觉醒了銀色的雄獅正在准备攻势。它两眼看得深远，高瞻远瞩；它一身是勇与力，銳不可当。它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象征着它有着坚实的基础；它雄踞在高山之巔，居高临下，山下是一片鮮紅的絲綢，似紅旗的海，又似不灭的火炬……

厂长室里的金絲菊幽幽地散发着清香，海关大楼庄重的钟声，隱隱地从窗外传来。听完了这段叙述，主人和客人都陷入沉思。过了好一会，我們的黑人兄弟本·曼特自語地說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……是的，只能是这样。”

他接着对大家介紹說：

“亲爱的弟兄們，在殖民主义这个魔鬼钻进我的祖国之前，我們那里的农民世代代在肥沃的平原地带耕作。这批狗强盗一来，肥沃的土地成了他們的庄园，庄园主从来都不把我們当人，干活时常常被拳打脚踢，那些殖民者侮辱我們的父母、祖先和我們的种族。唉，我們白天干活肉体上痛苦，夜晚睡觉时心灵

上痛苦啊，辛酸的眼泪潤湿了我們脚下的泥土……”

本·曼特突然攥紧拳头，怒目而視，斬釘截铁地說：

“我們决不能再这样的活下去！我們要象人那样生活！就这样，我参加了游击队……”說到这里，黑人兄弟两手向大家一摊，愁直地一笑，笑得那样寬和、厚道。接下去的話，他說得那样知己：“坦率地說，在这之前，我們对你們是缺乏了解的。我的弟兄們很奇怪：那雄獅的形象为什么正好表达了我們內心的呼声呢？現在我懂了，这是因为你們和我們，虽然相隔万里，但我們有着同样的命运，現在又肩并肩地战斗，我們的心貼得那么近，那么紧……”

宝奎师傅忘記了語言的隔閡，拉着客人的手，就象对亲人說話一样：“好兄弟，你說出了我的心里話。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就常常感到有許許多多黑人兄弟在鼓励我，帮助我；还有世界上許許多多人在鼓励我，帮助我。那头雄獅，就是你們和全世界千千万万要革命的人民汇合起来的力量，在我心上的反映。”

宝奎师傅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回过头，双手从茶几上捧起那个相伴了几十年的长柄小鋼錘，說：“这个，也交給你的弟兄們吧！”

两个不同肤色、不同装束、不同語言、然而是一同階級的人拥抱在一起，两只不同肤色的手握成一个拳头……

1963年国庆之夜

（原載《人民日报》1964年3月11日）

## 目 标

上海 陈 继 光

今年的春节不同往年，繁忙的旅客运输任务还未结束，迎接生产新高潮就接着开始了。你只消到货运车站去兜一圈，就能感受到这番繁忙景象。车站上到处是写着“急运”和“小心轻放”的各种各样建设物资。仓库里摆不下了，站台上堆不下了，车厢里也装不下了；一台又一台火车头，开到车站来连挂，但震耳的汽笛声还没停息，运输卡车又将一车一车的建设物资运进了车站。正在这时候，机务段运转车间主任杨植林在运转主任室召开一次会议。

会议开了已经有一段时间，热气将玻璃窗蒙上了一层水汽，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；火车上的司机、副司机，还有司炉，坐满了一屋子。杨植林身材很高大，坐在那里几乎比任何人都高出一头。他年纪不过四十多，头上已经添了霜花，紫红色的脸，额上、眼梢和嘴角，都有几道很深的纹路，右面脸颊上还有一道伤疤，那是在抗美援朝时留下的。这时他将帽子一脱，就走到挂满墙上的“运行图”前，一手插在腰间，一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指点着“运行图”，一张张“运行图”上都画着比蛛网还密的一根根红线和蓝线（每一根红线或蓝线都代表一趟列车），那神情就像是部队指挥员正在下达作战计划。

“为了迎接生产新高潮，争当促进派，我们必须提高列车运